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入伏第一天,还不到凌晨四点,薄荷台乡前台村的村民就在自家的园子里忙活开了。

“他张嫂,人家稀罕你家的‘贼不偷’,皮厚,起沙,味儿正,还想再要100斤。”

“好嘛,大兄弟,这就摘。”

“大舅,你再摘50斤老黄瓜,城里人喜欢这个味儿。”

“大外甥,我这就下地摘去。”

“王书记,你歇歇吧,受累了。”

“没事,没事。咱们得抓紧了,运菜车马上了。”

……

一问一答,一说一笑,张罗最喜欢的张文彬挨家挨户催促着,他有个时髦的称号:张纪经。

大家口中的王书记,大名叫王宪忠,是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

原来园子里产的菜吃不了又卖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烂掉,如今在王书记和“张纪经”的撮和下,带着露珠的果蔬直达市民餐桌,百余户村民都有了不菲的收入。

像这样的忙碌,每一两周都要有一次。

羊咩叫与鸡头米

□红雪

1

54岁的张文彬是前台村的“名人”,因伺候抗美援朝立下战功、瘫痪在床的老爹又接着照顾卧病在床的老妈,一直未婚,是有名的孝子。父母的医疗费耗去了耕种的几亩地收入,贫困如影随形。但张文彬刚强,谢绝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捐助,坚持要靠自己的双手走出贫困。

守着家,伺候不能自理的老妈,能干点啥呢?王宪忠就琢磨,怎么让张文彬和村民们立竿见影挣到钱,论证来论证去,最后看上了村民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就决定扶持张文彬当“小村经纪人”。为此,王宪忠所在报社选派专门记者、开设专门版面,还给张文彬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组建微信群,宣传农家庭院经济作物特色,蘸酱菜、杂粮杂豆、笨鸡蛋、江鱼等,三天两头被报社派去的大货车拉进城里。

“见效真快,我算了算最近4个月收入,有五千多块。村里一百余户村民,都有增收。”张文彬乐呵呵地掰着指头算收入。

80岁的王大爷接过话茬说:“小菜园种了好几辈子了,做梦也不敢想能出点钱,现在一年有收入千把块,可是受益了。”

看到儿子有事忙,挣了钱,脸上多了笑容,躺在炕上的老妈心情好多了,“看看吧,屋里安装上了空调,还买了冰柜……想都没想到呀。儿子,可得好好干呀,别辜负了人家的希望……”

2

军人出身的王宪忠,个子不高,面相和善。自打到前台村驻村扶贫,就没咋回城里的家。“有感情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王宪忠说。

刚进村那段时间,难,真难,村民打官司告状,喝酒闹事,是家常便饭,村里外债就四百多万,是薄荷台乡唯一派驻工作队的村子。村里就连买煤烧锅炉的钱都没有,长夜漫漫,冷啊,可得挺着;白天晚上地走访贫困户、琢磨脱

贫措施,哪有时间做饭,那就泡方便面对付。

吃方便几个月,落下了“病根”,一听方便面三个字,都想吐,偏偏爱人又摔伤了腿,医院等着签字做手术,可王宪忠却守在村里抗击疫情、忙着筛选灾实种子,回不去,爱人只好自己签了字。没成想,儿子腰部长了个血管瘤,也需要手术,他又因守在灾实园四天四夜排涝,没能赶回来陪儿子。

“老王对我们母子不上心,可对待村民跟亲戚似的。”王宪忠的爱人说,为了给村民买一味中药,他几乎跑遍了市内的药店,晚上就着急忙慌往村子返。

走在前台村两旁开满鲜花的白色路面上,村民们笑盈盈地和“王书记”打招呼,“就像我们的邻家大哥。”村民说。

3

说起回村带动村民致富的事,村民都说“耿六子”,行!

“耿六子”大名叫耿佰超,从小家境贫寒,初中还没毕业,就跟着村邻学木匠,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从小工干起,打拼到独立门户成立自己的装修队。干得风生水起,手里有了钱,他却想返乡!

为啥呢?“我看到刁书记有正事,王书记他们几个把我们当亲人,感动了,就想帮村里做点事。”耿佰超说的是前台村去年十一月份上任的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刁建业和驻村第一书记王宪忠。

39岁的刁建业,原在肇源县公安局工作,是肇源县为加强前台村党总支堡垒作用,精挑细选派来的。

“刁书记刚来村里时,是个190多斤的白胖子,你看现在跟个黑包公似的,体重掉了40多斤,还一身的病。”耿佰超说,刁书记来村里时间虽然不长,可干事认真,准成,拼命。2月末的一天夜里,已经8点多了,正在村口守卫的刁书记浑身冒虚汗,呕吐不止,大家立即把他送到村诊所,一量血压230/160,怀疑脑出血,被紧急送到县医院,一查为双侧脑间隙性脑梗塞。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刁

书记不同意,说肇源出现的一个确诊病例就在前台村,他不能不回村呀。趁着医生不注意,拔掉输液管,拎着一兜子药回到村里,继续坚守卡口。

“你看看王书记的手,这老茧,春天和我们一起种灾实,都磨出血了。”耿佰超拉起王宪忠的手,“你说人家一个外地人,都拿我们不见外,我一个前台村人,更该自觉帮帮村民,给他们致富打点样。”

耿佰超没有食言。村里修文化广场,他开着自己的挖沟机一连干了十来天,填平了一个前台村,平整了篮球场,竖起文化墙,排涝租水泵,能出钱出钱,能出力出力。

夜幕降临,风吹草动,四野的庄稼沙沙地响,欢快的唢呐与激越的鼓点,为村里文化广场上扭秧歌的村民伴奏,笑意写满人们的脸颊。

4

“我今年的纯收入能达到15万元……做梦都不敢想呀。”35岁的曾宪伟一手拿着存款单、一手拿着贷款单,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是城里来的扶贫工作队帮他养猪脱了贫,现在他想找个媳妇,和他一起往前奔。

“小鸡能出5000多块,小菜园也能出千八块,18亩地也能收入5700多元……医药费大部分能报销,不愁了、不愁了!”62岁的于敬发,脑梗,慢条斯理算收入,脸上挂着笑。“是王书记免费给我家送的100多只鸡雏,还给我送来了柿子苗、黄瓜苗。”他指着园子一角数十棵鲜绿的秧苗,“这是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特意种的。”于敬发呵呵地笑。

此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想的是“兜底”,不返贫,还能所有村民“分红”。对此,前台村有效利用国家扶贫资金,办起了羊场、种起了灾实。

正是午休时间,羊倌李邵国在电脑屏幕前,细心地观察着羊舍里的230多只小尾寒羊。他移动着鼠标说,自己既是羊倌,又是羊场的股东,羊养好了,繁殖得越多,他的分红也越多。

“每斤按最低3元出售,亩产200斤,今年预计收入36万元。”当天下午,薄荷台乡党委书记田艳东边查看灾实长势,边算着经济账,“今年是种灾实第二年,一次投入,终身受益。”

灾实,还叫鸡头米、水鸡头、鸡头果等,皆因形状像荷叶,花朵如鸡冠,是一味抢手的合成药原料。田艳东说,乡党委的设想是把灾实园打造成假日休闲园,让村民有个游玩好去处,也把城里人引来度假。

放眼望去,600亩灾实园,碧叶婆娑,映日接天,蛙声阵阵;回眸一瞥,炊烟袅袅,云朵游移,咩叫声声,又一个崭新的黎明来临。

故乡的怀抱

□哥舒离垢

鸟儿在天空下飞。蝴蝶轻盈地舞蹈
路上的石子,在颠簸之中
平铺直叙。直抒胸臆的
句子,躲进故乡的怀抱

微风习习,轻轻走出
房前屋后
将小草推动,摇啊摇
这些烂漫的天真
从小词的暖意中飘出一首诗

我站在木栅栏围起的小院里
黄瓜秧开黄花,呼吸香浓而柔软
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女孩
追着蝴蝶儿哆哆嗦嗦
顺垄沟慢慢爬

最忆是北疆

□王韶山

双休日清晨,阳台斑鸠的“咕咕”声,手机微信的“滴滴”声,嚷个不停。又是哈尔滨战友发来的图片:或漠河晨曦,或松花江雾松,或大兴安岭鸟兽,或兆麟公园冰雕,或索菲亚教堂的檐角……这些年他几乎每天早上一幅幅图,不停地翻看着花样,而每看到这些,都会勾起我对北疆军营的回忆……

19岁那年冬天,我与家乡数百个小老乡同乘一列绿皮火车,“咣当咣当”抵达冰城哈尔滨。作为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南方人,起初还真不适应,尽管那冰雪世界很美。我印象颇深的是军营的“第一次”:第一次享受放有红辣椒的猪肉炖粉条,眼泪都辣下来了;第一次练瞄准射击,趴在厚厚的雪地上,简直把身子都冻僵了;第一次雪夜持枪站岗,弹药库周围黑咕隆咚,有猫动物窜过,吓得我连声喊叫,紧张得差点枪走火……

我在部队,除了拿笔写字,一直左撇子。操枪、投弹、抓筷子、打羽毛球,概莫能外。可别小瞧我的左手,新兵训练扔手榴弹,我最远时曾用过近五十米。训练小憩,掰手腕玩,我常逗战友,“先看看你左手咋样。”在“老虎团”机关,好长时间我是打字员、报道员一身兼,敲完一沓子公文,还要编简报,写宣传稿。见我常有“豆腐块”见报,领导派我到军区培训班“充电”。说实话,那些日子,可谓收获满满,因为那些授课的都是高手,此后我笔耕的劲头更足了,还戴过几枚军功章哩。

北疆军营是富有魅力的。尤其是柞树林地带,那里

丘壑纵横,树木繁多,冰雪覆盖的日子很长。每年冬季,官兵们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的严寒,到冰冻三尺的松花江上,将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坯用卡车源源不断地运抵营区,战士们在营区里锯凿声声,冰花飞溅,我们精心雕琢的“老虎”“长城”“中国龙”等冰雕雪塑,上过央视(新闻联播)。

刚阳、血性、英雄气,乃军营的代名词。每次官兵集会,不管室内还是野外,随时随地都会搞拉歌比赛。那不是唱歌,而是一个个敞开嗓门,喊歌、吼歌,数百人、数千人一起“吼”,吼得面红耳赤、脖筋凸露,声浪要掀掉屋顶似的。雪野长途拉练,我们的眉毛、胡茬上皆是亮晶晶的霜花。钻雪洞、住雪窝棚,捧雪止渴,用雪擦脸、擦身子,就着白雪啃冷馒头,在没膝深的雪地上练习擒拿格斗,都刻骨铭心。那年,松花江、嫩江发生特大洪灾,我们部队奉命抗洪抢险,没日没夜地连轴转,在被洪水围困的村庄救人,在堤坝上扛沙袋、钉木桩,在湍急洪水中一泡就是数个钟头,大家的双脚皮肤白得惨白,满是褶皱,有的浮肿,脚抽筋,有的嘴唇发紫,有的发低热,可无一人打退堂鼓。

至今难忘那个美丽而酸楚的故事:我部一位军官,结婚十余载,没见过妻子穿裙子的样子。一个雪花飘舞的冬日,妻子千里迢迢带来好几套五颜六色的短裙、连衣裤,在有暖气的冰城军营里穿给丈夫看。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我的最忆是北疆,黑龙江、哈尔滨,是深植于我心的第二故乡。

友谊的“钢铁”见证

□孙宝镛

最近,翻出一张六十多年前的照片。画面很简单,一站一蹲两只北极熊。它背面的文字让我的思绪瞬间回到那段难忘的跨国友谊当中:“尼娜·奥尔洛娃赠予孙宝镛,1958年”。

195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辽宁省实验中学高中部。从高二开始,我担任了班级的学习委员和俄语课代表。

高二下学期,我能够翻译一些简单句子时,我们的俄语老师沈辉给我介绍了一位苏联“笔友”,莫斯科中学生尼娜·奥尔洛娃。我们通信的内容非常简单。但我仍需抱着字典,占用好几节自习时间,才能读完一封信。写一封信更是需要好几天。尽管如此,我仍乐此不疲。令我骄傲的是那写着流畅俄文的漂亮信封,吸引了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随着

交流深入,尼娜的信封里多了些内容:照片,明信片,有时还有小手绢,甚至还有硬币。

那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句话非常流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想用俄语把这句名言背下来,就给尼娜写信说:“保尔有段名言:‘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能告诉我全句吗?”我只翻译了最好翻译的那句短句。我不敢肯定她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但她一定知道我我说的是保尔。

约一个月后,有人喊道:“孙宝镛,收发室有你的邮包。”我急忙赶到收发室,果然有一个方正棱角分明的邮包,飘逸隽美的字迹告诉我,那是尼娜寄来的。回到教室,找来一把小刀,小心翼翼地揭下包装,露出了一本精装的书,灰色的硬质封面,覆盖着布纹。这应该就是我最日思夜想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查字典,证实了我的猜测。我的那种兴奋、骄傲无以言表。

我马上开始读——不,是“啃”这本书。翻开一页,面熟的词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大部分词都得翻字典。字典很小,很多词的意思要靠推测。最后,我没有完全读懂任何一页。至于那句名言,我也根本没有找到。

高中毕业以后,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往来信件和照片,大多找不到了,只剩下这张“双熊图”。

弹指间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成为一个耄耋老翁。我始终怀念这段短暂的异国友谊。遗憾的是,那些信封都不在了,我无法再和尼娜联系。为了这份怀念,我经常唱起当年曾经让我陶醉的俄文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梅花开》《伏尔加纤夫曲》《山楂树》……还参加了沈阳小有名气的喀秋莎俄语合唱团,成了团里最老的歌者。

2016年,合唱团组织一次俄罗斯旅游,目的地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发前,我狂补了一个多月的俄语,脑子里每天都是俄罗斯。不好意思地说,我做过一个白日梦:一天,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位深目高鼻的美少女,笑着对我说:我是尼娜。我正在考虑是握手还是拥抱的时候,她消失了。

在涅瓦河的游船上,几位俄罗斯演员为我们表演俄罗斯歌舞。团里真正会俄语的,只有一位沈阳大学教俄语的马教授。不客气地说,我算得上是摊子里的大个。简单的对话还可以,但与同行的俄罗斯演员深入交流,就无法做到了。这时,一位团友低声哼起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声音由低婉渐转高亢,由着怯变为自信。船上的手风琴手立刻跟上伴奏。几十个不相识的人,用母语和外语齐声高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整个船舱都在震荡。我忘记眼里的热泪,忘记自己声音的粗犷,毫无顾忌地放开喉咙,一首接着一首。会唱的有限的首首唱完了,再唱第二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两位俄罗斯女子,他们就是尼娜。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真情无疆界

□比留科夫·安德烈

从1991年,由叶卡捷琳堡市经莫斯科转机飞往北京那天算起,已经过去30年了。当时乘坐的机型是伊尔-62,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这次经历我始终珍视。

我坐在飞机座椅上,想象着中国对我来说会是什么样子,我会在那里看到什么……我满脑子的想法,没有注意到坐到我旁边的乘客。她是一个年轻漂亮,有着一双大眼睛的中国女人,好像喜多川歌磨版画(18世纪末日本浮世绘)中的人物,她礼貌地笑了笑,说了句什么。唉,我当时无法回应她。中文我只会说“你好”和“谢谢”,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作为回应,她又说了长长的一串话,我一点也没听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飞机起飞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交谈起来,您不觉得很奇妙吗?!我用英语说,还夹杂着德语,几乎每句话结束时都说“谢谢”。我能用日语写字,我的邻座也愉快而自然地用中文回应我,偶尔还会夹还几个英文单词。她用同样的方式在我的本子上写字。

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很难重述了。我记得我给她看了黑白照片,谈到了我的家庭,我在哪里学习,我喜欢弹吉他,甚至自己写歌。当时,我不得不用手势,在飞机座椅上比比划划相当费劲,但这根本没有影响我们交流。我的邻座都说了什么?也许,说的是同样的事,在交谈中她用手势把最想说的传达给我。

很快她就飞抵了目的地。在短短

的七个小时里了解到的东西远比我从读过的十几本描写中国的书籍中了解到的东西要多。当时通过海关查验区后我觉得特别遗憾,我的中国友人彻底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到达中国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当我从北京的公交车窗向外看中国的景象时,喜不自禁。

还是那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在发达的网络世界里,登陆者不用身临其境就能看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画面。其中,高分辨率的画面可以让您领略到任何一座城市的小细节。但是,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这个孕育了孔子、老子等先贤的国家,需要我近距离接触,需要我近距离感受。

在北京的日子过得很快,我沉浸在各种美好的中国文化元素中,看到了中国的美,中国人民的美。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与中国分别的日子悄然到来。坐在我很熟悉的伊尔-62的座椅上,我看着窗外的机场大楼,默默想着:我还会来这里吗?我还能再次光顾这个令人神往、令我陶醉的国家吗?——想着想着,仿佛出现了幻觉,好像有那么一瞬间,我在舷窗中看到了一位中国人的身影。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迷人地、略带伤感地对我微笑。

情感、心灵也是流淌的语言,我与中国的真情无疆界。我要向亲爱的中国友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者为叶卡捷琳堡市文学创作爱好者)



《林下微光》 布面油画 周章科

俄罗斯联邦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地方合作理事會
主办单位:
「共话中俄友谊」
征文选登
我们的故事



《洒满阳光的日子之三》 水彩画 张翔得



龙头新闻 ZUO妙赏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